

第二部

血色女祭
尸守

著\中棠 郭占军
远方出版社

血色裝屍

○著／中棠 郭占軍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志忠

封面设计:郭 威

血色荣辱

中棠文集(第二部)

中 棠 郭占军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财经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张 11.5 字数 315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0 套

ISBN7 - 80595 - 716 - 9/1·280

全套定价:48.00 元

危情起伏

● 钱总拥有资产三千万元醉鬼登门指斥 ● 西门庄官莲神秘死亡 ● 六十万元不翼而飞 ● 许多年秘密侦破命案 ● 老谋深算之吕达秘报有人夜入官宅 ● 刑侦处长心绪恶劣 ● 公安部命令限期侦破六名包工巨头失踪大案 ● 转战七省十六市的木匠进了钱家 ● 他妈的，也不想想钱某历史上的今天 ● 秦可耐受命跟踪醉鬼 ● 钟科长说 不让你杀人放火而是给你钱 ● 寒阳先生珍藏的文物在黑暗中消失 ● 丁大叔一脸沧桑 咱老百姓再穷下去 人人要跪着走路了 ●

死里逃生

● 钱老板的衣袋中被人塞进了儿子赴美护照 ●
秦可耐眨眼香消玉殒却左右言他 ● 岳木匠遭绑架
被囚但舌灿莲花 ● 天狼星……诡密 ● 吕达得意洋洋
设毒计残人肢体 ● 诸人感叹 女性的伟大之处
就在于柔弱 唤起恶的良知只有“柔弱”的巨力 ●
你妹妹出门瞧见个男人 今天很无聊 咱们结婚去 ●
婚礼前夜 新郎新娘失踪 ● 麻家三霸很讲道理
砍了常局长的两个指头 ● 岳木匠是杀人大盗
怎么把纯洁的爱情 宝贵的处女之身献给这样
一个罪恶之人 ●

藏形匿影

● 狼姐姐裸睡后匕首刺进了丁局长的脖子中 ●
月色惨淡 吕达从粪池中爬出 ● 小小狼乐队高歌
我的狼姐姐不爱我 ● 大雅饭庄不是收容所 该所
在公安局左二十米处 ● 女子眼中的幽怨 最能勾
摄男人心魄 ● 钱老板呆呆望着不知从何而来的五
千万元 ● 枯骨前辈做证 吕达与死人结吻 ● 阴山
大裂谷 狼姐姐的枪口指向了许多 年 ● 一只乳房
裸露 孔子就是爹娘野合而孕 ● 金元帝国指令
岳少群秦可耐必须结婚 ●

血色荣辱

● 郑野阳指出 一把罪界应该有崭新的面貌跨入新世纪 ● 这位先生的灵魂已灭，肉体十分钟内荡然无存 ● 第二十次结婚我们也来，这话有毛病 各位找找 ● 吴经理在情妇的卧室呆呆望着检查官 ● 你听好了 杀了她后不要心慌 ● 西北狼幽灵一般窜进了办公楼 ● 厅长命令 全力保护西北狼 ● 陈恩留下了两盒香烟死去 ● 千钧一发 姜味之挟持人质准备向自来水泵井投毒 六十万人在死亡边缘 ● 宗总裁得意之极 却无法自杀 ● 岳少群异样冷凝 阿 Q 你的末日就要到了 ●

第一章 危情起伏



钱老板是很讲究斯文的。

斯文，那是表露一个人满腹经纶，走笔成章。钱老板自认虽是不能压倒元白，但与老杜——杜子美相比，还是郊寒岛瘦的。

钱老板常常负手昂头晓阳月下吟诗做赋。

但钱老板多是吟而不作，罕有挥毫跃然纸上流传四方篇章。而且，钱老板所吟诗文支离破碎含糊不清。但有一首词，钱老板读来毫不含糊，神色随词意缠绵惆怅或慷慨激昂。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畅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蔼重重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何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这一首词是北宋年间词人柳永所作《雨霖铃》，诉说与情人难舍难分的离情别绪。

钱老板所以于此词刻骨铭心，是因心藏情恋，故每每月下吟出此词，思卿忆卿泪光闪闪，凄厉甚甚。

钱老板时年 50 岁，身任“旺发”肉食品公司总经理。公司下设五店一行，即“宏运”生肉店，35 岁的黄胡子任经理兼伙计；“日盛”熟肉类食品店，56 岁的皮良善任经理兼伙计；“高升”肉食加工坊，47 岁的

范十休任经理兼伙计；“登高”杂碎馆，52岁的杨三正任经理兼伙计；“日日红”饭庄，32岁的涂果果任经理兼伙计。另有一行秘不能言，便是钱夫人也毫不知情。

2000年3月8日，“旺发”肉食品公司隆重挂匾开业。上午9点，4尺长，2尺宽6块大匾在日日红饭庄一字排开。

日日红饭庄浓妆艳抹于青山市落风商业区落风街中段。

落风商业区东街南贩北贾营运文物、家具、器皿；西街持筹握算、金银玉石首饰；北街通功易事水产肉食；南街秤平斗满五谷杂粮；中街操奇计赢南北大菜。3年前，市阴阳界泰斗刘大师曾言：落风商业区布势正合五行之说，前程似锦。刘大师口含天宪，从那以后，落风区渐少人提，五行区名日盛一日。

钱老板为今日饭庄之地费尽了苦心。原玫瑰大酒店老板日进斗金怎肯拱手相让。钱老板非名门旺族，政界亦无背景靠山。论到钱财，也只是全市600万人中的中上款爷。玫瑰大酒店老板嗜酒，忽一日暴饮身亡。钱老板趁虚而入，四下打点，入室登堂。

日日红饭庄仿古三层楼建筑。雕梁画栋富丽堂皇。公司设在三楼，钱老板居高临下，睥睨芸芸众生。

9点正，钱老板斯文持重下楼，细细端详6块匾后，挺胸昂头，目光伸出窗外遥望苍穹，踌躇满志缓缓言道：“11点，各方宾客来后，我们挂匾。”沉喝一声，说道：“酒来！”

涂果果身形疾转，转眼间一杯酒到了钱老板手里。钱老板一口饮尽，娓娓而吟，正是《雨霖铃》一词。

5位经理已听钱老板吟诵此词不下30次，耳熟能详。黄胡子最是情动“多情自古伤别离，更何堪，冷落清秋节。”这一句，勾起满腹辛酸。爹患偏瘫，日子凋零。俊俏媳妇儿忽一日言宣深圳打工挣钱，媳妇儿走了，留下了多情自古伤别离。

皮良善最喜“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有意思，有意思。老皮饮酒常醉，但从未曾有酒醒杨柳岸，晚风残月。多是醉醒从沙发下爬起。皮良善每听到这一句，便暗打主意哪一日定要酒醒杨

柳岸，晚风残月。8仙之中张果老常举此雅。皮良善最是心仪张果老，神交久矣。

范十休感慨“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一句。十休非老范父赐之名，乃自号。老范此生无大的愿，只言誓娶10个婆娘，墙中瓦下耳鬓厮磨。但老范兴致勃勃讨了第一个婆娘便是河东狮吼威武异常，婚后两个月六七个回合下来，已然驾驭的老范得心应手。老范空对十休怅叹。现下范夫人一声吼，老范寒蝉凄切。

杨三正听到“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一句时阴云浮面，垂首吸烟。三正爱妻不幸患乳腺癌，临逝2人执手相看泪眼，无语凝噎。两年过去，三正时时思念爱妻，便伸出手去，似那一日情景又现。三正无语凝噎。使得别人见状发问，知晓情由之后心下酸楚，不禁两手相执，竟也泪眼无语凝噎。

涂果果听到最后一句“泪眼蒙眬欲语无声。”果果32岁，正是与老公贪欢紧要之时，不料丈夫成了大款之后翩然而去。果果柔情媚骨没了泄处，纵有风情种种，更与何人说。

钱老板今日挂匾开业心神昂奋，酒后吟词声调高低疾徐极是动听。最后一句正在绕梁，门槛上坐着的一个汉子呲牙咧嘴四处指指，道：“俗！俗不可耐！俗的令人心烦！”从衣袋中摸出一瓶酒仰脸灌下几口。

挂匾开业之日遭人言污乃是大忌。黄胡子暴叫一声飞起一脚踢去，听得钱老板“嗯”了一声硬生生收住了腿。

涂果果盈盈笑道：“这位先生像是喝粥把嘴搅进了锅里。这是5块钱，快去买瓶子酒洗洗脸去。快去！快去！”

钱老板心中怒骂：“老子他妈的走了10年恶运，从打前年起交上了好运——且不说策划5店开时费了多少心血，就是为这5店何处何人何种运营也是花了两千元请刘大师法驾光临指点，以金木水火土五方位对应。黄胡子火命为南执掌，皮良善水命为北职司，范十休金命为西料理，杨三正木命为东操持，涂果果土命为中主管。自己木命中土生木，登高统放。万万不能让这醉鬼撞坏了运势。眼见黄胡

子一脚飞起，心下正喜，突然想起自己乃是斯文之士，有修养之人，任由属下仗拳脚动粗岂不辱没斯文，失了身份。轻轻摇头吟道：“羽檄如流星，虎符合专城……如何舞干戚，使一有苗平。”俯身和颜悦色说道：“这位老弟虽是嘴巴肮脏的一塌糊涂，但肤色白细，神态也有几分文气，可能懂几句诗文吧，怎么醉的这般俗不可耐，令人心烦！”

醉汉嘻嘻笑着说道：“李太白饮十几大碗酒，诗做的极是上乘。李白醉的俗不可耐么？令人心烦么！你老兄的见识怎么稀里糊涂令人心烦！”

钱老板大人大量，说道：“问题是老弟是李白么？此彼怎能混同！老弟指责见什么俗？不入老弟的法眼？”

醉鬼摇摇头道：“俗！什么都俗！”

钱老板 6 人的脸立刻拉下，恶狠狠瞪着醉鬼。

醉鬼又灌一口酒，道：“老兄你吟的词俗，店名俗，但人却是个个不俗。”

6 人闻言顿时笑逐颜开，亲切地望着醉鬼，心想：“人不俗，这个夸奖大了。”

钱老板摸摸下巴仰头说道：“愚兄向是喜欢李太白与柳永诗句的……”

酒鬼板起了脸，说道：“喜欢李太白诗自然不俗，但那柳永每日在妓院里泡着，你闻不出他那词里透着呛人的骚味吗！”醉鬼起身正气凛然又说：“腰软没出息的文人才到妓院找市场。一身刚骨豪气之士去吗？李白王维去过吗？”

钱老板的文化根底只是会背李白的 6 首诗，柳永的一首词，和从电视节目报上学来的几句高深莫测的话而已。听那柳永竟是每日泡在妓院里的嫖客，一颗心跳下，怔怔不言，又是气恼、又是惋惜、又是伤心、又是惭愧。暗暗泼口大骂柳永丢人现眼，斥责自己学识不广，竟把一个下流坯的词人奉做神明到处显示。扼腕叹息一阵，对这位醉鬼贤弟生出几分亲近之心。说道：“泡在妓院里的柳永实在不如泡在酒缸里的李白。”

醉鬼严肃说道：“柳永便是泡在酒缸里也不如李白，跑到妓院无病呻吟，和妓女情意绵绵，才情低劣，想来恶心！这二人怎可相比，相提并论，莫非有人问你有什么缺点，你点点头说，我么，比李白多了分毛躁，比秦始皇少了一些胆魄了。”

钱老板道：“我这话的意思和你这话的意思不是一个意思。”

醉鬼道：“瞧瞧，想想，国人就是肤浅，偏傲，不喜别人批评，一听到批评，立刻高扬起屁股嚷，你们瞧呐，快瞧呐，我屁股上有屎吗！我不这样。方才这位女士暗喻我是令人厌恶的一只猪，一个乞丐，我很沉稳。我现在醉的不成人样，穷的不成体统，别人讥讽理所当然。受之安稳若素。”

钱老板近一二年勇于不耻下问求教于人，而且不惧别人讥笑假充斯文附庸儒雅乃自有其主见，天长地久，潜移默化，会使自己确实斯文起来。醉鬼贤弟一番言语很对味口，抱拳说道：“贤弟高姓？”

醉鬼冷冷说道：“老兄先倨后恭，我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酒鬼而已、而已。”

醉鬼夹枪带棍尖嘴薄舌，钱老板越是觉得不可小视，心想：“这位醉贤弟酒醉尚且出语不凡，清醒定有真知灼见。瞧不起泡在妓院里的柳永，人品定也无亏。想起了柳永，心神不畅，暗打主意再不理会柳永，另选诗人与诗了。否则，斯文道上便受冷嘲热讽说自己也是常常泡三陪小姐了，岂不亵渎了心中的天仙。”

钱老板肃然又道：“贤弟高姓？”

醉鬼一笑说道：“我这副德性便是高姓也让我糟蹋的不成样子了。”

钱老板说道：“那么贤弟高就？”

醉鬼气恼道：“我这副德性能高就吗？你见过我这般高就的人吗？”

钱老板笑着说道：“这么说贤弟是闲云野鹤之士了？”

醉鬼却是不睬，双手背后，打量着 5 位经理频频点头。

钱老板想起醉贤弟所言自己 6 人不俗，顿生兴致，说道：“贤弟刚

才说——”

醉鬼点一点头，“嗯”了两声，向皮良善说道：“这位老兄尖头阔额，目光咄咄，若是往前生 1 千年，定是朝中担当之像。”望着杨三正说道：“这位老兄身材矮小却头颅巨大，若是往后生上 1 百年，定是硅谷巨子。”

皮良善心想：“自己若不是心地善良，用不着往前生 1 千年，现今也是总理了。无毒不丈夫呀不丈夫！”

杨三正不解硅谷巨子何意，双眼茫然。钱老板说道：“美国有个硅谷，那里面全是科学家。就是说你是科学家中材的天才。”

杨三正心想：“早先若不是家穷，跟着老子学厨，凭自己的智力，早在陈景润之上了。人们为什么爱吃我杨三正做的杂碎？就是自己的几项发明盐椒水早泡杂碎，淀粉轻搅杂碎汤。万恶的旧社会旧社会！”

醉鬼瞧着范十休说道：“这位老兄鼻子巨大，就是说胆魄也大。可惜饮酒少了又不醉酒。若是当年醉上几次，壮起胆子发出一口恶气，现在必是人中骏骥。”

范十休心想：“是极，是极。自己的胆子确实大，不然别人怎么不敢十休，娶 10 个老婆才罢手。只可惜当年没有乘醉把老婆抱揍永镇自己威名之下，落了个适得其反！”但老范又品咂：“自己的胆魄是不是色胆？”

醉鬼拍一掌黄胡子的肩，说道：“这位老兄本是剽悍之人，想想当年金面黄须秦叔宝……只是眼前这位秦琼种下了情根，害死人呐害死人！”

黄胡子心想：“黄须无弱汉，自己和那卖马的秦叔宝确实相像。但远走高飞了的媳妇儿好让自己想。不然，6 年 6 个月的时间学练双锏，现在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醉鬼瞧完了涂果果，说道：“这位女士弱而不怜，娇而不媚，双眼如水明净，鼻挺嘴俏。前景亮丽，令人羡慕。”

涂果果心想：“难怪那肥猪和自己离婚，自己并不觉得凄苦，倒很

轻松,这就是说自己还有佛光映照。有一句话说,塞翁失马,能肯定
是祸还是福?”

醉鬼走到了钱老板面前,端详一阵说道:“老兄头颅圆大,肉糙,
牙黄,形粗俗,恰如郑屠户一般。然而老兄头阔且巨,这一贵冲了九
贱,不俗、不俗,难怪懂得诗文。”

钱老板心想:“三国时的刘备相貌也好不到哪儿去,但刘备两只
耳朵贵不可言,左有诸葛亮之谋,右有——”瞧一眼5个手下,悻悻
暗道:“他妈的,没一个像是关赵张黄。”

涂果果眼见钱老板和4个经理听了醉鬼一番言语点头不已,目
露钦佩之意,说道:“这位醉兄弟说这店名俗,不知怎么俗了?但像这
宏运店名——大十字街卖焙子的王老汉先死老伴后死儿媳,他自己
咳嗽一声一口黄痰——他的焙子铺就叫宏运。”

皮良善重重哼了一声,说道:“现在满大街尽是这般店名,俗人自
然叫俗名。钱总是文人,咱们好歹也不俗,可不能和他们搅得难分难
辨。”

钱老板沉吟道:“这不俗之名……贤弟,你意下该称如何高雅之
名?”

醉鬼说道:“快取两瓶冰镇啤酒!我喝了后立陈拙见。”把手中半
瓶酒小心翼翼装进衣袋。

涂果果取了酒来,醉鬼如狼见羊,举瓶高昂灌下一瓶,打嗝长长
吁出一口气,心满意足说道:“拿来。”

那6人问道:“拿来?拿什么?”

醉鬼说道:“拿笔墨来。把匾上粘的泡沫字撕了。”

钱老板说道:“贤弟是要挥毫亲题?”

皮良善说道:“老弟一双手抖的像见了阎王,亲题怕是鬼画符
了。”

钱老板喝道:“快取笔墨,快去撕了!”想一想又道:“买金漆!”

黄胡子拿回粗毫金粉,醉鬼摇摇晃晃走到匾前,嘴里咕咕哝哝,
握起粗管大毫,在金粉桶中抿了几抿,笔锋还未移到匾上,金汁淋沥

洒下一片。几欲挥写，终因手脚不稳缩回。突然回头向钱老板说道：“快快打我两个耳光，说不定手脚就稳了。”

钱老板闻言甚感不可思议，皱起眉头正欲答话，只见黄胡子挥手给了醉鬼两记耳光。醉鬼摇了几摇头，转身在匾上写下了7个大字。

众人望去，“古风肉食品公司”7字如百龄苍松之沉凝。古风二字雄浑苍健，余字略小，与古风拳距。

钱老板瞧着7字惊不可言，暗暗夸赞。自己虽不懂书法，但见过艺术墨宝，能瞧出个高底，醉贤弟所书7字是有6、7分艺术品位的。

涂果果低声说道：“我瞧这几个字顺眼。钱总你是斯文人，你说是好是坏？”

皮良善说道：“古风2字猪头大，肉食品公司5字肘子大，配合还是妥当的。”

范十休说道：“这几个字可要比那几个字有神有韵，那几个字就像一具具描眉画脸的死尸。这几个字——瞧过夜色中朦胧的山峰么？就是这几个字了。”

杨三正沉吟道：“古风、古风，有意思，这是说童叟无欺了。”

醉鬼乘着两记耳光余热未尽，盘步顿足，手臂展合，一刻工夫，大雅饭庄、咸阳杂碎店、胡关肉食加工坊、秦王熟肉类食品店、风飞生肉店5匾写就。

众人虽是不知这店名究是雅俗，但见醉鬼大开大合一气呵成，心中称奇，生出了敬意，纷纷暗想：“这位醉鬼的一手字是不错的，名也自然雅了。”

钱老板响亮咳嗽一声，说道：“醉贤弟取的店名意思隆重，只是具体而言……”

醉鬼哈哈笑着说道：“具体而言的意思么，哈哈！意思大了。”饮尽一瓶啤酒，跌跌撞撞走了。

钱老板打电话请刘大师来。刘大师来后审视了6匾上的字迹，说道：“这几笔字还是有些讲究的，就目前市里的书法家而言，此人书法排在第9位。”

钱老板说道：“市里现在有几位书法家？”

刘大师说道：“讲究的只有 11 位。不讲究的，被不懂书法的人或什么团体封为书法家的有 360 位。”

钱老板问道：“大师排几位？”

刘大师说道：“在讲究的中排第 11 位。”瞧着 6 块匾又说道：“这店名么，取自李白古风诗里 5 首诗的开篇二字。”

钱老板方才那具体而言就是想问店名出自何处，开怀笑道：“醉贤弟深知钱某喜好，对题，很好！日后一定和他干上几杯。”

5 店开业半月，财源颇有滚滚来势，令人羡慕。然而钱老板心中得意之笔并非 5 店而是一行，这一行为西门庄官莲一手掌管。

官莲属羊，癸未年生，29 岁丧夫寡居至今已是 7 个年头。性洁少言，一双眼总显忧思。谙熟岐黄，善治关节炎类疾病，开设了小小门诊为人治病，对乡邻很是友善。明里，官莲颇得人缘，庄邻言誉。暗里，有人恨之入骨。但因西门庄名人吕达和麻家双霸护卫，又不敢泄恨。

钱老板投资，官莲暗中营运高利贷款。3 年前投放 6 万元，到现在已滚到了 92 万元，钱老板与官莲八二分成。

钱老板与官莲是一母所生兄妹，但官莲 3 岁时过继他人。钱老板与官莲的关系庄中无人知晓。钱老板很少来西门庄，若来，也是说请官大夫治一治老寒腿而已。

晨 9 点正，钱老板驾车停在了官莲门前。

推门进院，静谧无声，进门喊几声官大夫也不闻回应，推开了卧室门，瞧见妹妹还在床上睡着，走前只见妹妹脸色青灰，伸手推推，犹如死尸一般僵硬。钱老板的心顿时抽紧，俯脸低低呼叫，伸手探鼻不觉一丝气息，惊慌失措，讷讷说道：“她死了。”急忙冲到了东墙前抽去柜后档板，开了柜门把众物取出，露出了保险柜。又返身从妹妹衣袋中取了钥匙开了保险柜，钱老板双眼发黑，险些晕了过去。保险柜中空空荡荡。钱老板跌坐在了地上，神色痴呆喃喃自语：“60 万呀，60

万呀！”

许多年的父亲 9 年前怒气冲冲向妻子咆哮：“这孽子从小就不是什么好东西！1 岁吃奶咬破了你的奶头，两岁少说也把 10 个奶瓶蹬进了尿盆饭锅，3 岁往我酒瓶里撒尿，4 岁要娶你当媳妇儿，5 岁放火烧了幼儿园，6 岁逃学，7 岁抽烟，8 岁喝酒，9 岁聚众斗殴，10 岁和女孩子接吻，11 岁偷老子钱大饭店摆宴，12 岁独自偷跑到泰山旅游，13 岁盗了一身警服穿了摆威风，14 岁跑到北京为周总理送行，15 岁到法院告老子思想反动，不对地震灾民献爱心，16 岁跑到北京去看审判四人帮，17 岁组织了讨日复仇青年团，18、19 岁读大学不钻研学问却徒步考察黄河流域。25 岁大学毕业又不去单位上班，26 岁做生意赔了老子 10 万元。27 岁结婚，哼哼！”

“哼哼什么？有话就说。”妻子温和说道。

“1 年后又离了婚。”许父气淋淋说道。

“相处不在一起，不离有什么意思。”妻子说道。

“桩桩劣迹，劣迹桩桩……”许父深恶痛绝摇头不已。

“为周总理送灵，看审判四人帮是劣迹了？”妻子说道。

“就这两件事还算高明。”许父说道。

“赔了你 10 万，可又给你赚回了 37 万，你怎么不说？虽然离了婚，但为你生下了双胞胎孙儿冰雪聪明你怎么不说？他给你引荐了香港、台湾、新加坡财团，你怎么不说？”

“他已经 34 岁了，整日四处游逛，像什么样子，就是你把他惯成了这副样子！”

“你若瞧我不顺眼，咱们有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妻子和颜悦色。

许父立刻没了火气，他知道妻子说的好办法是离婚。许父每到怒发冲冠之时，听妻子说了办法二字，便没了底气。妻子虽已 56 岁，依然风韵媚人。妻子 19 岁与他结婚至今，从未皱过眉头发过火。但就在温柔中包着一颗铁硬的心，说什么？就要做到什么。好在 36 年中不轻易肯定要做什么，许父也未曾大悲大痛。